

印象中，離上次泰倫斯拿藥已過了一個月。自從三年前注意到泰倫斯會忘記取藥，每隔一個月安格斯總會特地繞到醫館詢問，若泰倫斯又忘了拿藥，他便送藥去友人家探望。

今天也不例外。在醫館門口，安格斯將藥謹慎地包好、又施了個防水咒才收入腰袋。他披上斗篷踏入外頭的滂沱大雨中。

雨水沿著斗篷帽簷滴落，燦金的髮染上些許水珠。走在昏暗的街，安格斯回憶起泰倫斯忘了吃藥而蜷縮在床上的痛苦模樣，又感到一陣揪心的恐懼，深怕哪天泰倫斯就這麼離他而去。但泰倫斯自己卻總是健忘地讓這情節一再上演，儘管安格斯已多次提醒，但泰倫斯總不把這事放在心上。

到了泰倫斯家，安格斯叩門，佇立在門口等待。等他敲了第二次門，才聽到泰倫斯充滿睡意的輕喃。泰倫斯將門打開一道縫，對他打了個呵欠示意他進去，在安格斯關上並鎖好門時，他注意到了泰倫斯脖頸間的吻痕，紅紅腫腫，宛如蚊蟲肆虐一番，身上沾染著曖昧的氣味。

將淋濕的斗篷掛於門旁的衣架上，安格斯平淡地說：「你又忘記拿藥了。」

「那個啊，好像真的是這樣沒錯——」

泰倫斯慵懶地伸了個懶腰，淡淡地瞥了一眼安格斯。

「不小心忘記了。」

他絲毫不介意自己身上的衣衫並沒有穿戴整齊，只是隨意地扣了幾處釦子避免布料滑落。而在確認安格斯跟上了自己的步伐後，泰倫斯便往起居室走去。

暖爐中的火焰將木柴燃燒得通紅，劈哩啪啦的聲音在纖維斷裂後從火堆中發出，火星也因為火苗的竄起而落在一旁的紅磚上。正是因為始終燃燒著的壁爐，起居室的氣溫並沒有因為外頭的大雨而下降，反而維持著一種使人感到舒服且放鬆的暖度。

走到壁爐前，泰倫斯使用魔法將已經燃盡的木柴更新，卻不是非常用心。最後他讓自己陷入柔軟的單人沙發，且在一旁隨便拿了本書放在自己的腿上。

「快坐，一定很冷。」他說，並替安格斯斟上一杯熱茶。

但安格斯並未坐下。他看著泰倫斯一如往常的漠然神情、輕描淡寫地回應，憤怒忽然湧上，跳動的火光映入紫眸彷彿怒氣閃動。多麼眼熟的場景呵！他嘲諷地想著。泰倫斯不怎麼在乎他自己的生命，而在意他的自己像傻子似地多管閒事。

安格斯終究忍無可忍：「不小心忘記？但你可從不會忘記哪位床伴約你。」冰冷的語氣使得室中陷入一片死寂，他注視著泰倫斯，緊握了拳頭。

「該怎麼樣，你才會多在意你自己一點？泰倫斯。」

泰倫斯仰望著天花板，視線停留在隨著細微氣流左右擺盪的水晶吊飾上，好一陣子後他才意識到自己沒有回應安格斯的話。於是他長嘆了一口氣，垂下頭並摸了摸茶杯。

「茶都要涼了，你不喝茶嗎？」過長的瀏海因為重力而垂了下來，遮蓋住他大半張臉，安格斯幾乎無法看見他此刻的表情。

瓷杯並不如他口中所述，反而散發著灼熱的溫度將他的手燒得通紅。泰倫斯移開觸碰著杯身的手掌，並再次將視線移回對方身上。

安格斯雖然有意識到自己的情緒已經失控，他想要停下來，但泰倫斯的答非所問惹惱了他，憤怒刺激他繼續說下去：「你明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不好，卻總是做些自殘的事。你有理智判斷過你做的那些實驗嗎？有些實驗為何會沒人去做？正是因為他的危險性！你為何不去選擇其他較安全的途徑去取得答案？用命取得成果值得嗎？你有沒有想過我們的感受？那些實驗真的重要嗎？」他走上前捉起泰倫斯的左手，不理會泰倫斯吃痛得悶哼，他拉起袖子露出了手臂。

望著泰倫斯手臂內側那道淺淺的傷疤，安格斯忽然又生氣起來，無法壓制。紫眸想深究似地瞅著他，憤怒的目光卻又透著擔憂，他像控訴地說著：「自從榭菲席妮過世那年，你變了。就算是悲傷也好，憎恨也好，你都不該如此……自暴自棄。像是怎樣都無所謂，你毫不猶豫地接下違禁的實驗、不惜以自己的血當作祭品完成研究……」

「你覺得她會喜歡現在的你嗎？」

安格斯知道自己言重了，他不知那番話從何而來，卻又說不出道歉的話。

「我想最沒資格和我談起我母親的就是你。」

泰倫斯猛然地甩開安格斯的手，並冷漠地開口。他同樣望向自己的傷痕，不知為何他莫名地覺得這樣的痕跡刺眼異常，於是他迅速地拉下了袖子。

他的手在顫抖，想拿起桌邊的茶杯卻不怎麼順暢，反倒是將一邊的攪拌匙弄出了聲響，於是他放棄拿起茶杯，再次收回自己的手。泰倫斯看似平靜地用另一隻手闔起腿上的書本，厚實的精裝書本被重重地蓋上，然而書本卻無法如他預期般地平整蓋上，而是呈現出稍為凸起的樣子。

原生紙漿製成的書頁皺成一團，像是被用力地揉擠過，即便如此紙張也沒有破損的跡象，似乎也只是因為製工過於良好的關係吧。

「……你又理解我多少？我做了什麼樣的實驗與你有何干？安格斯。」最後念出對方的名字時他顯然用力了許多。

「果然還是沒辦法和你對話呢。你又怎麼會理解我想做的事情，也是——畢竟我們從本質上就有所不同不是嗎？我是魔法師，你出身軍人世家，怎麼能理解彼此的訴求。」泰倫斯嗤笑道，即便

明白自己說出的話對於安格斯來說是多大的傷害，亦或是如同利刃一般將兩人割傷，他也不想在這樣的爭執中處於下風，各種方面來說都不行……

為什麼？他不能理解兩人何以會產生爭執，或是更嚴重的衝突。對於他來說安格斯的怒氣爆竹的聲響般沒來由地刺痛了他的神經，泰倫斯只覺得莫名，更多的是不解與疼痛。

「而且那是我必須做的。」他累了。

他的聲音逐漸趨近於無，泰倫斯的下唇早已被他囁咬而滲出了微量的血絲，但他卻無法感受到疼痛。

想到安格斯剛才所說的話，他不由得感到有些心慌與氣憤。泰倫斯嚥下了唾液，眼神透過了窗戶望向街道，冷冷清清，毫無人跡。只有幾盞路燈佇立在那裏，四周的宅子也都燃起了燈火，看起來溫暖卻遙不可及。

他再次望緊了自己的手，即使室內的溫度宜人，泰倫斯依然感到寒冷。究竟寒冷的是身體還是他的心？

雖然多少能明白那些話是出自於一個在生氣的人口中能有多少可信度，但他更害怕的是這些即是他——泰倫斯這個人在安格斯心中的形象，何等不堪。

有那麼一會，一切都沉寂了。安格斯感受不到一旁暖爐散發的熱氣，聽不到雨水拍打著窗的聲響，但泰倫斯的話卻重重地敲在他心頭。他震驚地望向泰倫斯，眼中滿是痛苦的詫異，好似他剛剛刺了他一劍，劃傷靈魂最深處，他因劇痛說不出話。

是啊，我又瞭解他什麼呢？安格斯自嘲地微勾起唇角，笑了。自以為是地說出那些話，究竟是為了他好，還是藉著這名義希望對方照著自己的期望去做？他順著泰倫斯的目光看向窗子，潔淨的玻璃上倒映著他們倆的身影，如此的近，卻又遙不可及。多年以來的熟悉在此刻瓦解，那些過往的快樂彷彿不曾有過，僅有模糊的回憶，水中倒影般，虛偽而不真實。

憤怒消逝，徒留苦澀。安格斯憂傷地注視著他思索片刻，既然話都說到這地步了，也沒什麼好隱瞞了。他用同樣冰冷的語氣道：「好！算我多管閒事。」

安格斯冷笑，毫不留情地譏諷：「我是不該干預你的私生活，但你不覺得你做得太過頭了嗎？你真的在乎你的身體嗎？來者不拒，誰想要你的身體你就給誰？」

「泰倫斯，你究竟是想洩慾還是寂寞隨便找人陪？又或者溫熱的肉體就可以讓你滿足？你難道要一輩子流連在不同人懷裡？」

「安——」

泰倫斯一時語塞，話語就這樣被阻塞在他的喉中，他原先想就這樣順勢道歉，卻沒想到對方居

然說出這樣的話。他一愣，心想自己在安格斯眼中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聽見安格斯這樣說，他幾乎無法掩藏住他的驚訝與憤怒。

噯。他輕喃了一聲，接著像是無事般地站了起來，並走到了安格斯的面前，他在對方面前若無其事地將鈕扣扣好，接著把衣襬紮入褲內。在泰倫斯將衣衫整理整齊後，他朝安格斯露出了促狹的眼神。

「你若是真的那麼在意的話，何不親自試試看呢？」泰倫斯甜甜地笑著說，他伸手撫上了安格斯的衣襟，緊接著是領子旁的鈕扣。「我的技術很好呀，是不是要這樣你才會明白？嗯……？安格斯，我看還有些時間，今晚你要做什麼都可以——」

泰倫斯說完後也只是雙手一擺，並將安格斯的手拉著放到自己的胸前，他笑得甜蜜，然而眼中卻絲毫沒有笑意。

「怎麼樣，想試試看嗎？」他輕聲地說。

安格斯僵住了，他不敢相信地望著泰倫斯。他知道有所謂的性友誼——雙方不會對彼此的生活和自由有所要求，單純享受當下的生理之愛。一想到泰倫斯也是如此他不禁難以接受……是他錯了嗎？他有些迷惘，這是個人的選擇，他的確沒理由干涉。但他還是無法隱忍矛盾難過的心情，也說不清究竟是為了什麼而吵起這話題。不過現在連基於朋友立場提出建言的理由都令人質疑。

眼前的人意外地陌生，那調情的語調與嬌媚的姿態做作的像沒有靈魂的人偶般。安格斯倏地抽開手後退，不小心撞到的椅子摩擦地面發出刺耳的聲音。他平靜地道：「對你而言，難道做愛只是輕鬆的消遣？」

夠了，他得現在離開，再造成更多無法彌補的傷害之前……安格斯轉身離去，卻不忘先將藥留下放在桌上。心中的苦悶讓他無法壓抑地煩躁。他抓起斗篷隨意地披上，重重地甩上了門，像逃走似地奔進了雨中。

只有最瞭解彼此的人，才知道如何能傷害彼此最深吧……

胸膛劇烈的上下起伏，當內心所有情緒宣洩一空，僅留下空虛與懊悔。安格斯漫無目的地走著，大雨沖刷帶走他僅有體溫，薄薄的斗篷根本阻擋不了什麼，無盡的冰冷蔓延全身，他仰頭，任由雨水從他臉龐滑落，滲入衣內。

這樣他才能自欺欺人的說自己沒哭。

泰倫斯就這樣看著安格斯在他面前摔上大門，儘管他追上前去，他也無法確定自己是否還有心情甚至是顏面去和安格斯繼續反唇相譏。啊啊，為什麼他們要這樣互相傷害，泰倫斯不能理解。

他默默地盯著眼前的門，帶有譴責似地，或許他更氣的是自己方才的那些話。他不該那樣說的，泰倫斯心想。

「安格斯……」他幾乎快要無法說話，聲音就這樣在偌大的空間內碰撞，最後消逝於無形之中。手指就這樣僵在手把之前，泰倫斯不知道自己究竟應不應該追出去，只覺得心臟悶痛得厲害。

最後他終究打開了門，隻身沒入夜色之中。大雨猖狂，他左右看望，試著尋找熟悉的身影，然而他卻連影子都沒看見，只有搖搖晃晃的路燈因為雨水的拍打而發出難以入耳的聲響。黯淡的光輝在黑暗中搖曳著，泰倫斯緩緩抬起頭望著空無一人的街，再也無法壓抑自身的情緒，就這樣在街道中央蹲了下來，直到全身濕透才回過神來。

顫抖著身子，他再次走向自己的家中，任由水漬將昂貴的地毯染濕一片。雨水從額旁滑落至他的臉頰，最後滴落在地毯上，逐漸渲染開來，那並非他現在所能關心所能顧及到的事情。於是泰倫斯關上了門，他想像方才安格斯握住手把的力道能有多麼的大，以至於他後來還能感受到對方些許的體溫。

逐漸地，泰倫斯發出了細碎的嗚咽聲，他的背抵著門，順勢緩緩滑下。頓時他失去了自己原本的聲音，也許就連堅持以及尊嚴他也丟失了，青年就只是埋在自己的手臂間曲膝坐在地上，像是個無助的孩子般哭泣。

什麼聲音也聽不見，整個屋內就連方才友人留下的氣息也無法察覺了。

就連到了最後他也還是無法原諒自己。